



瑞木園卷題詞



周櫟園先生宦游

三十年性無宅好惟

致畫數十簾輒以自

隨人謂先生有画癖
會奉其兩尊人_子之喪
就寔而母夫人_之匱
隱_三作_奇木狀刻露
如畫觀者皆謂先生
孝誠_所故夫古_之孝子
如王之_象之_攀柏_涕淚
而樹木盡枯_許孩_之

負土成墳而鳥獸翔集
其其人皆遇人倫之多遭
今多之窮或不能自解其
痛或無以自致其情故
其以爲乃出于常情之歎
而精誠所極雖鳥獸
草木之無知亦爲呈祥
而示異今先生之尊人壽

考之終其大葬也。會者
車如千乘。咸謂先生既
有至禮。又備至物。是先生
處于道之常。即去孺慕
墨。毀之誠。以通天地
泣鬼神。者。迺無所憑
倚。以著于奇。然誠之所
屆。有感。必徵。如產芝。蔣

玉烏馴鹿授造物者為
以為疑似而無據特托
之先生嗜好之所寄據爵
為奇文所以俛世之見
者無親疎智愚以為孝
誠之所致無疑也先生
風流儒雅為一世師
而為人原本忠孝印其

生平画癖人或比之鄧
之馬米之石孰知其
感神台異有如此者
臨羨嘆嗟書以歸

之

姜東吳偉業於首

拜題



瑞木圖卷題詞



少司農周櫟園先生

合塋其兩尊人於瑣

石山而天繪異紋於

太夫人之匱觀者述
者皆歎嗟以為奇何
子曰非奇也常也夫
無積而報者君子不
居無感而應者儒者
弗道若孝誠所格響
聲影隨理有固然又
曷足恠焉周先生天

下奇才也郝笥雲笈
讀天下之奇書歐瀾
蘊湖叢天下之奇文
韓碑馬柱建天下之
奇功樂篋曾杼被天
下之奇謗且感風雷
而雪奇冤邀雨露而
遭奇遇寃能泮身保

名顯揚其親其為孝
亦至奇矣先生以至
奇者格天地天地以
至常者示先生又何
異于眠牛馴兔產芝
攀栢者乎梅村氏謂
人哉比之鄧之馬宋
之石而何子則以為

王之槐丁之松也不

識梅村以為何若

建鄴何采拜手書



瑞木紀

豫儀

周亮

工

手錄

節

瑞木紀

南城

徐

芳

仲光

少司農櫟園周公偕弟靖公以壬寅歲之四月朔
二日葬其太翁如山先生太母朱太夫人於鍾山
北鑽石之陽予所卜也予幼嘗習形家言年來饑
困甚叩門不能托鉢又不敢則遂挾是質食長干

瑞木紀

兩歲矣愛茲山之勝間出杖頭贏購得之會司農
公以兩尊人宅兆見屬予嘗厠司農譜末誼無辭
他卜又皆弗協則遂割是為司農獻司農閱視心
喜既卜吉前二日司農偕太學君奉輜車予亦執
紼襄事山舉體皆石獨受竈處數尺得土土又奇
粹燁然作丹砂緋繡色穴中氣蓬勃起司農愈益
喜將窆需時次司農縷戀撫視至太夫人之柩底
有色微黝若埃冪者拂之不去司農跪而注視乃
是異紋縈著木裏若唐宋人小幅其根髣髴有三
奇石鼎倚牙錯微帶斑蘚石上羣木蒼蔚枝幹歷
歷可數其濃淡相亞亦若散為三疊與石骨應從
旁觀者大叫奇絕攢頂偃脊累數百輩莫不唧唧
咤頌希有或濡巾加拭其理深入愈拭愈好木柢
皆右布杪拂而左予初從右平視柩既偏土理復
倒側不甚明了已布席其左偃脇拘項深入其底
若觀壁間畫者則其中之縱橫踈密外之淡蕩空

澗豁然皆出其石之蒼峭若有稜曲可手摩而分
木之紛披若有層次可肩隱而入至於致趣之蕭
遠放眼欲迷煙靄之冥濛粘衣疑濕雖使河陽濡
毫營丘灑墨極其得意無以過也夫山水之影似
見石中者多矣不聞出於木木之理折而得書者
有矣不聞成畫又木之字皆蘊於未折之先而此
圖乃胎於既斲之餘淺厝兩載之後斯所謂異也
非司農戀視周細幾遂失之而予非因緣目擊令
傳之人有不心疑其誕者哉胡君元潤會葬於山
意尤玩之以為此一幅寶墨如霓裳羽衣曲雖終
歸天上何可令人間無譜因索筆就墻蹲而寫之
以為天繪奇瑞圖而司農又屬予一言紀信圖末
夫木石之為物不能自瑞必有所從生瑞之徵各
依其類必有所感斯異也或謂是山奇勝天畀巔
亦有三大石秀立儼與圖類固疑山川之氣所兆
而結或謂司農純孝其哭太翁暨大夫人輒血踵

淚溢斯瑞之符厥惟孝感或謂如山先生生平風
軌峻肅太夫人以溫惠劑之雖等夷齊量所餘益
多矣當太夫人卒時遠近親故無不掩泣曰周家
佛沒斯之異天固即其附身而永於藏者表之以
券其植之深而滋茂者樹德之報亦如此本是三
者各有所當予無以益之爰次其所見顛末以質
紀焉若夫作為詩歌文辭與斯圖奇瑞竝傳於世
則有當世之名人鉅公在非予小子所及

瑞木歌

海陵

鄧漢儀 孝威

君不見周家太母真古佛令德慈音難髣髴又不
見櫟里司農真大賢手活萬姓恩如天家有盛德
奇祥聚此事由理不由數偶然湊合成嘉禎見者
錯愕翻驚顧昨日人來瑣石村傳說靈柩有異痕
山木水石一時現畫工點染虛生面直疑丹青出
鬼神邽知木理紛披斂拂拭愈久愈燦爛親朋兩
眼光零亂胡生特寫傳世間高流詞賦爭名山我

友宮子習舊誌為言文懿符其事司農文章似菽
墟司農功業天卿俱固宜先後有合轍蔣山萬古
難磨滅芝草琅玕未易休白鶴瑞鹿空來遊何如
此幅天所繪坤靈寶惜精華最我聞君家多異聞
嘉蓮層疊呈芳芬鳴寃之風東卷雨至今道路謳
且舞天其為揚太母徽至誠之道福所歸

瑞木圖引

信州祝 輝庭有

今人譚及忠孝節烈與躬行德義之事莫不眎為
固然無所經意間有能稱道者亦第等之日用飲
食之數未嘗驚咤之也至祥瑞符應與芝草騶麟
之屬則莫不洞心駭目驚異嘖嘖此無他常與不
常故耳不知天下有極尋常之事幾為未嘗經見
之奇極非常之應又即寓於極尋常之行此極非
常之應又非可一日而至也其間鬱蒸有自醞釀

有端而何世人於此則驚異之於彼則渺忽焉豈
君子所以推尚幽隱嘉與媿行之意歟少司農櫟
園周先生於壬寅夏四月合葬其太翁如山先生
太母朱夫人夫人之柩有天繪之異夫柩本木理
乃發奇紋異矣其紋為林木蒼蘗之形與奇石相
間悉成妙画則尤異且不見於匠斲之初而見於
將窆之際抑又異也以為異誠足異矣然予小子
嘗捧讀太翁自誌以誌太母狀其合德媿媿不具
論即太母之令則亦不勝書獨至內外感太母之
德咸曰夫人佛則生平之聖善可知且予弔櫟翁
先生與太學靖公於喪次覲其哀毀骨立大異常
容則昆玉平日之純孝有加予為心異者久之夫
太母之德與先生昆玉之孝不過修門內之行敵
庸常之節乃至性動人嘉氣薰物以其極常發為
極異又豈有誣哉至德必孚無媿弗應如影赴形
昭昭不爽則是可驚為非常者太翁太母之隱德

與樂翁靖公之純孝也理有常而無可駭者天繪
之瑞圖也有道君子樂得而稱述者蓋在彼不在
此寧區區徒侈為非常而已哉

瑞木賦

宜興 陳維崧 其年

瑞木賦者陽羨陳維崧之所作也壬寅夏
四月之吉少司農周樂園先生葬其太翁
如山先生太母朱夫人於鍾山北瑣石之
陽輻車既駕虞歌將闋司農痛音容之杳
邈睽厝翬以躊躇淒戀衷哀撫視倘至見
太夫人匱底異紋鬱起作奇石狀其上卉
木翳翳膠枝縈拂嘉條攢布觀者萬人咸

稱靈瑞維崧乃殫思妙慮撰為斯賦以俟
采風者錄焉其詞曰

昨汝南之華胄兮叶歸昌之姬息歷日月而颺聲
兮代羽儀於王國懿鴻鈞之幹運兮允無頗其埃
埴初綿瓊於大梁兮既里仁於南服繫哲考之誕
降兮緬純淑之嘉則縹余芳之蓋蓋兮竦余身以
正直王姬撰吉日而釐降兮詠蘋蘩之孔嘉館朝
築夫禮李兮頌夕獻夫椒華攬百禮其靡愆兮紛

總總其珩牙奉槃匱而克相兮流徽音於笄珈維
坤儀之溫粹兮爰降康之實多皇覽錫厥祚胤兮
芬彤鬢於幽遐孕星精而踐夢兮撫若木以委佗
爾君子之端慤兮獨懷仁而抱義餐翰墨以為糧
兮紉典墳以為佩羗幼有此信芳兮克申椒之纒
纒寧師古以折旋兮不隨俗而揭厲民不登巢而
琢蠡兮遑敢斲乎彝常澡余修於雲霞兮又鐫之
以圭璋少筮名於華省兮長繫懷乎君王珥金貂

之璀璨兮襲蟬冕之輕颺喟中葉之微管兮願託
身夫棟梁尹鵠鼎而造夏兮傳胥靡而興商孔守
道而邁魑兮孟積德而逢倉彼自古而已然兮寧
禮義以自防顛鬱悒其靡悔兮庶昭質其或可明
何黨人之不諒兮群焉而為此態也指重華以相
正兮玉女又紛紛而衆夢也燭龍導余以南邁兮
謁武夷之仙君崇山峭崿而莽曠兮風砰礮而雜
雲揭余復北首於幽都兮幽都清冷靚以九重何
冰雪薄索而歐濕兮啗齧救獲而不可以降桂寧
可斥為椹兮鸞詎目之以為臬豐隆磕其震怒兮
飛廉霽昱其相要祝融前驅而絳天兮陽烏跋跋
而殷霄共排閭闔以瞰詞兮令巫咸其下招纍既
自疾其娥睂兮衆女復懷疑而相左謠詠呶以鳩
余兮苟獨謂之為不可脫檻車而三釁兮拜軒轅
其遂以行晡馬秣夫燕薊兮夕車宿乎鍾山之陽
還入門而覓炁炁兮涕沾膺之浪浪怛怙恃其見

背兮鮮民夫何以生夜袒兔以擗踊兮旦沈瀾以
側愴望瑣石之高岡兮蔚乎百年之嘉城背攝山
而袞延兮欲淮水以崢泓墨人既協之以吉兮暮
氏復告之以貞厥厥車於山楸兮虞歌鏘其淒鳴
馬遲回而不前兮旒差池而顧慕縈衣颺而復停
兮清酤設而未御倚墓門而悚惕兮臨窆穴以沉
思撫綠錯而以裂兮涕覆面而沾願羗蛇行而鼠
泣兮流觀乎唐翼之周坻執折骸而不任趾兮蹠
深墨焉其睨之呼天只而無聲兮旋至於母氏之
泫堂瞰奇理之鑿削兮恟怳乎竹石之縱橫其為
狀也矍矍芊芊非雲非煙褰縐戍削屈撓璘編難
得而殫稱焉鴻淋淋兮詭汨汨兮閤訶乎若深崖
幽壑霜斂雷剝龍質而虎章棧鬱乎若枯稜病括
抗峰冠日欲偃而難僵溶兮汎兮夏雲離襪散雲
錦而下張歲兮蕤兮九苞勃宰縹繡臆而高翔爾
其擢纖柯以媿娟兮聳修條之鬢髻則孝子之白

華也爾其嫩綠葉之澹淡兮揚素莖於陂陀則詩
人之蓼莪也爾其挺虬龍之異姿兮數松栢之遺
直則忠臣之屈軼也吾聞庶人之純孝兮澤林茂
而浮珍舒怪草秀於階闥兮瀟澗出其神魚又聞
先民之列傳兮躬負土而為塋屹岩堯之五尺兮
松竹蒼烏而自生未若茲之顯瑞兮心猶豫而狐
疑言握粟而出卜兮召大人其占之占曰天錫公
純嘏苾苾芬芬是剝是饗神保是將俾爾熾而昌
又曰母氏之德維其偕矣庶草蕃庶荅嘉祉矣和
氣致祥靡所違矣子孫篤之是以有慶矣亂曰非
惟篤之又況布濩之一家之吉兆在萬方帝開左
个喬喬皇皇爰立作相之紀之綱山出器車藪游
鳳凰奇木效順朱莖呈芳百靈調和四民悅康輔
佐緝熙比隆陶唐

周年伯母墓木靈徵有述

海陵

宮偉鏐

紫玄

泰誌載儲文懿公墓木靈徵事為前所未聞及讀
顧公華玉靈徵記趙公叔鳴靈徵詩以為靈氣寓
於兩間在人為聖哲其發於天地為星雲麟鳳芝
草之祥理所宜有無足怪者謂公精華不能為此
豈達於天人之際者哉壬寅夏櫟園年先生殯太
翁太母聞太母靈匱啓自攢塗視其下皆山水圖
繪為画家皴染諸法所不及此與泰誌儲文懿公

事有合椒蓀之澤漸物成芳嘉種不腐蒸且為菌
前人已道之矣考太翁太母誌傳所稱飭躬昌世
一本篤厚諸如戒女流不得識字知書精通佛理
能不為邪教所惑皆從篤實發為章光此其與剪
彩為花者殊矣余以譜誼辱櫟園先生文字之交
昔受芘安全之下又其靈徵有合於泰誌所載故
樂紀其盛傳諸無窮俾後人知所自云

瑞木行

泰州

吳嘉紀

賓賢

雙棺移近鍾山葬滿眼寒煙子悽愴摩撫忽驚木
有紋注觀竟是幾青嶂高低石勢何參差衆樹籠
葱雲起遲一輩親朋盡錯愕兩山真似爭離奇人
言嘉瑞從茲始誰知感召繇賢子君不見去歲司
農困阨黃金臺鳴冤之風天上來今歲司農哀慟
號瑣石山水圖倘周家佛不然請看古昔牛眠墓
田人莫識不是陶家誰葬得

瑞木紀異歌

黃州杜

濬于皇

英靈近日鍾草木一時二事真奇兀松栢龍拏却
等閒苔蘚蟲書元碌碌如是我聞有喬樹鋸窮木
解人驚矚中有大士聞思修墨繪端巖蔭慈竹鸚
鵡能言動羽毛善財合掌舒眉目事在東臯雖復
奇顧此樹王生意足未若金陵瑣石村司農葬母
戀深恩攀棺忽訝雲煙色徹底曾無斧鑿痕石浪
層層非夜壑青林藹藹別陳根欲知此瑞何由致

慈禪文孝交相濟二事平生俱罕聞細思瑞櫃尤殊異

天繪圖

商丘 田作澤 雪龕

古今人以孝聞者厥維尚哉或依於其事或襲於其名有求人知恐人不知者矣有不求人知人亦即不知者矣徃徃及身而止一二傳而湮沒不可稽記蓋可必者人不可必者天也然則天繪圖之名之也何居乎豈以櫟園公之事業文章卓犖焜耀鬱為竒彩歟抑亦大封君及母夫人之積德遺穡自兆吉祥歟誠之所感無微而不載氣之所通

有發而必極故有事之所最奇實為理之所至平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徵應契孚非若白雉芝
草之呈靈獻異耳目前也非櫟園公無聲無形之
精察審鑒烏知不汶汶重泉間乎其謂之天繪之
也固宜

瑞木詩

江寧龔

賢 年千

從來孝感不勝書白鴿丹芝事豈虛今日江南稱
瑞木周公錫類徧皇輿文心化玉古來有木理成
文亦非偶何況天然樹石奇糾紛初離王維手畫
棺在昔賜梁松翰旌徒聞篩火龍不及生成幽淡
跡山靈以此代榮封胡生好異翻摹寫會葬千人
歇鞍馬子孝能令母德傳周公兄弟人知者

瑞木圖歌

新安汪

楫舟次

我聞瑣石之村中有三竒峰石光草色青蒙籠彷彿
煙霞千萬重鍾山寂莫無遊蹤欲覽其勝嗟無從
今年周家太翁太母卜葬地佳城恰向此中置
素旒迷離子心瘁手扶母櫬迴環視狸首有紋紋
忽異滿目寒光起蒼翠其時赤日到深隧遙望三
峰竟無二會葬千人皆曰瑞粉本天工未可闕胡
君元潤雙腕殊就觀危坐青氍毹不將靈妙讓虛

無吮毫頃刻成規模木理山勢與之俱一時傳視
皆嗟吁胡君胡君爾且為我滿飲香醴醺令子生
平感名寧斯頃請君整頓架筆之珊瑚更為一寫
北風閩雨圖

瑞木圖說

吳門徐增子能

壬寅秋九月粵中陳子明使君從雲間來見余評
櫟園少司農公詩因言今歲夏四月之吉會葬周
太公如山先生暨太母朱淑人於白門鍾山北瑣
石村之陽四方來引紼者不下數千人臨窆之前
司農公同太學公靖公不忍親之入土眼淚被面
迺以手撫兩柩之上兩柩之背後左右乃至兩柩
之下太母柩底木上初見有色微黝若塵羃狀以

哀拂之有樹石痕諦觀之如唐宋名家畫一幅因
舉似素車白馬之客以次就觀咸異之徐仲光先
生乃布席於左偃脇拗項深入其下見濃澹層折
生氣運動又不止如畫胡子元潤工画法即索絹
素伸筆摹寫題曰天繪奇瑞圖未幾司農長君雪
客以刻瑞木紀出示見諸公所著若記若引若賦
若歌等載述益詳備友人見之謂余曰此何祥也
余曰此太公太母之心也夫既謂之心太公太母

皆有何畫不形於太公樞之下而形於太母樞之
下也余曰增嘗讀佛氏書太經云心如工画師畫
師者喻心之神妙也人日以六根與三千大千世
界相接一法當前心即應之輒如法之起止如画
師然繪雲如雲繪月如月繪山河大地如山河大
地也無法不畫無畫不工此唯至人之心能之至
人者心無雜念故得如法太公之心亦然太母以
太公之心為心其心亦然由此言之太母之樞何

莫非太公之樞而以画分彼此哉請更畢其說太公者世所稱如山先生又稱坦然先生者也何為乎兼此二號蓋如山者言特立獨行不可推移也坦然者言心胸灑脫無有凝滯也吾按太公所自為誌暨參政張公所作行狀太公生平之學本於誠敬見人小有失必正色批繩之此公之如山也與人交不立崖岸卮酒耳熱不禁傾倒此公之坦然也慷慨好行義雖數致千金有所矯激輒輕去

其橐家驟落不顧此公之如山也為前胙城郡王快婿而不屑請封食儀賓祿終不曳裾此公之坦然而如山也為諸暨簿不仰大令息好遊五泄或數日不返或返又輒往此公之如山而坦然也流寇陷雒陽作檄告四方欲有所建立此公之如山也司農公獄事急公曰兒功名非吾意兒果自愛無死法此公之坦然也居恒笑人世諛墓文多不實乃自為誌為淑人誌此公之如山也六十時豫

治一棺時閒卧棺中使諸孫拍棺相喚或以梨棗
擲於外諸孫競奔拾公從棺中仰首一笑此公之
坦然也司農為濼宰以廉儉勵之又嘉意馬政立
法井井濼民便之此公之如山也急人之難有請
輒應其無以償置不問更貸無倦色嘗謂焚券市
義是薄待天下人也義婦已不義歸誰耶此公之
坦然也當事有修譜誼門籍造謁者未嘗一語及
於私又嘗塑孝肅武穆像合漢壽祀之晨夕必炷

香禮拜語子姪輩曰毋慙見三公又刻先輩格言
觀宅相吉祥編詩數五卷以正告後世此公之如
山也總之太公凡事有關於天下及名教者無不
如山若在當身即患難死生聽之於命無不坦然
此太公所以有此二號也非太公自為號人號之
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山以喻仁之體又曰君子坦
蕩蕩坦以喻君子之心夫一念不私之謂仁佛亦
號能仁又第七住名不動不動則如山易曰履道

坦坦幽人貞吉又佛法平等平等則坦然夫太公
之心卽孔聖之心卽佛之心佛心如畫師孔子之
心如畫師太公之心亦如畫師太公心既如畫師
則太公之木不難於畫故画亦不及且如山坦然
之號夫人稱之是卽有聲之畫也太公有如山坦
然之稱故無畫而太母無如山坦然之號故有画
也然太母固亦如山坦然者也客又曰太母如山
坦然之德於何處見余曰太母為前昨城郡王愛
女生於帝王極尊貴之家十五歸太公則行儒門
清素之道可不謂之坦然耶舅文林公卒太母纔
十六佐夫子治喪一秉於禮太公嘗稱之可不謂
之如山耶太公遊南雍戶以内太母主之上事姑
喻太夫人下撫太公兩弟之婦間為迂調劑之不
使有痕迹喻太夫人意甚適可不謂之坦然耶嚴
于教子成名進士出筮仕又飭之以官方治濰考
最擢御史已而為備兵使者為臬司為御史大夫

晉少司農成名臣可不謂之如山耶及司農公被人言南訊北讞事寔急有諷其作佛事以祈子歸者太母曰兒但好為好耳固不為惡當不死生死數在所何益可不謂之坦然而如山耶太公置側室陳有言其過者太母必曰無是也又故為好語已恐傷陳意又惟恐人傷陳意至陳沒時曰願生生生世世為女君婢可不謂之坦然耶太母雖嚴正而御下一于柔愛生平未嘗笞一婢譙呵不出於口即甚怒觀心獨坐面頰而已俄頃釋然可不謂之如山而坦然耶太母每辨色而起小婢猶沉卧人揉之曰時尚早母驚幼卧又時時袖餅餌分小奚曰晨起得無餒耶有以事不豫白獲罪太公者輒引為已過曰是先白我偶忘耳太公好賓客南北賢士大夫趾相錯於戶太母每詢某南某北親修具各隨其性之所宜司農作好官無有蓄積鄉里假貸紛紜至不能應或退而自恚太母曰吾不

知人貸我較我貸孰善至人不我貸吾家危矣與人金必昂之與人錢選其大者司農或寄清俸為壽則碎之置襦襜間見人有急需者衣履敝者有菜色者輒與之金盡則色不愉左右稔悉之其好施天性然也太母幼授書於舅氏袁華陽先生故通經史明大體性不喜星命曰天命謂性決非世人所談之命命可卜性亦可卜歟作善祥不善殃自卜耶人卜耶明佛氏理然不佞佛曰向土木乞

慈悲何如學忠孝建菴院求富貴何如施貧窶哉至厭世時其遠邇親疎貴賤聞者無不垂泣曰周家佛沒矣其如山耶坦然耶吾直不得而擬議之凡此皆太母以柔順為道善承太公處也太公耶太母耶吾又安得而分別之昔孔子以五倫立教曰夫婦者夫以天地盛德為義婦以聖人大德為義也佛法每言男女男指當前一法女指當前一心也其意不重男而重女蓋天地之德三千大千

之法無有不忠每患人心之不恕故獨重女也佛
轉法輪有境智一雙維摩詰經蓋為境智說也境
是法界智是人心維摩詰號淨名居士乃比丘入
滅盡定所棄之法界與智有間故示疾佛遣文殊
菩薩問疾文殊大智也問則境智合一維摩詰疾
應時得愈比丘滅盡定即壞此入大乘之大機也
居士之疾愈而後法華會上龍女成佛令太母善
相夫子人盡稱佛佛無二心寧有二體體本惟一

樞豈有異耶故瑞木之畫一現不再現也畫之以
樹石則又云何石即如山也樹乃東方之德即坦
狀也吾故曰如山坦狀是有聲之畫木上之畫是
無聲之如山坦狀之號也如山坦狀既畫太公於
生前而木上之畫又號太母於身後也太公不喜
人誌墓乃自誌墓復為太母誌墓太母生平以女
德當不操文翰為正狀則太母是又以畫誌墓也
誌可得畫不可得以不可得之畫顯太公太母如

佛之心為周家奕世之瑞謂之瑞木不亦宜乎因
作瑞木圖說以附於紀引歌賦之後

瑞木紀序

侯官 林雯緬 麗帙

蓋聞兩間之美瑞有感斯符萬物之休嘉冥通攸
格是以行敦至性艸木可以情移念出精誠風雲
為之色改故事之不恒有者而致之斯已奇矣少
司農櫟翁夫子者蘊質含文功存名教類情達變
道極人倫登岷岵而恨入終天讀蓼莪而涕零如
雨乃當二巖君櫬臨佳域而得太夫人木吐奇文
五嶽橫生起從人面千林競赴落似天花顧愷之

筆遜其工終子雲對所未及類豫章之嘉種博物
未識為何祥異芝草之靈葩齊諧不敢稱其怪遂
使音容如見彌深和嶠之哀雲日不殊愈動王戎
之瘁墳前春艸染淚皆枯隴上晴禽聞悲亦咽千
人會葬無不美厥孝思四方來觀莫不嗟其神異
雯緗小子久叨帳下未獲登堂僻處海隅末逢斯
盛徒令希聲灑涕益念劬勞感物造端兼明錫類
昔白鳥馴於墓側甘露降於青松寒筍更生醴泉
乍湧足為連類竝可聲稱噫誰無父母感斯義者
亦可隆一本之情莫大苑生聞其風者有僅懷三
年之愛者乎

瑞木圖贊

有序

江寧

張

遺

瑤星

櫟園先生丹青

帝服豹蔚忠規黼黻民

彛蟬聯孝緒遭薏苡之謗警示烈風咏藜

莪之篇懷深墜露門通雙鶴鄰里聞而輟

春墓有百鳥高賢助其執紼卜云其吉佳

氣現鬱葱之符出祖於庭瑞木見牆嬰之

下交枝互榦歷歷天上白榆接影連條隱

隱月中叢桂青牛文梓出自鬼工白鹿貞

松宛然天繪此固

太母慈祥之德達於幽明實緣先生純孝之忱
為之感召也 遺情同猶子文不如人覩此
休嘉惟有贊嘆爰理弱翰愧乏鴻辭贊曰
猗與瑞木陰陽毓精含靈孕秀擢枝布莖當春自
茂不植而榮孰濡孰吮其祥其禎睠茲木德法乾
出震託根扶桑貌形幽櫬連理非奇雙芝失潤繁
衍椒聊天錫祚胤其胤維何鬱鬱蔥蔥瓊林珠構
謝樹韓桐婆娑園櫟乃格宸楓宜開孫閣以待膚
功匪木能瑞惟人則瑞今則周公昔傳文懿吉事
有祥影響以類於萬斯季孝思不匱

瑞木圖歌

會稽章貞載菴

瑞圖紀孝思也少司農周櫟園先生葬封
公如山先生暨太母朱淑人於鍾山陽瑞
木徵異詳仲光徐公紀中夫木石蘊靈蔚
為圖繪理所或有非公純孝何以得此貞
讀瑞木詩文斯圖若覲因為作歌

我聞精誠能格理所無况復山川蘊氣光靈俱木
石何心吐瓌異紛披作繪山靈趨山靈窈窕司農

瑞木頌
側司農鼠泣面深墨群鳥哀鳴駭獸馳鬼伯幽思
盡悽惻山靈曰噫斯何人鍾山有子空悲辛曩年
射鳥走百萬避人焚諫稱羈臣靈宮注視瑞紋出
規摹唐宋紛難述濃若米家煙雨圖逸如瀟洒雲
林筆胡生危坐青瓊椀含毫落墨千人吁諸君誰
獨非人子或歌或泣心躊躇嗟乎司農北風聞雨
何崎嶇鬼神相汝無苑枯

瑞木頌

桐城 陳 焯 默公

吾讀徐仲光先生瑞木紀而識周淑人之陶陶於
下泉者無量也以泚人身倘百福其殫殫登遐所
恨恨者司農之在置爵耳一旦解網來歸灑白水
於素旗告風雷於平塚太泚人精爽式憑有不啞
然一笑者乎用是託靈文木布以華滋鳴悅豫也
瓊樹分粵連柯比葉茂孫枝也三石嶽峯霏煙菴
靄隆嘉氣也璘彬隱起乃在下方昭吉土也人子

之孝思至此亦云慰藉矣焯蕪陋無似撫茲孝思

敢辭數言以附不朽因盥沐稽首而作頌曰

於惟太母誕秀天家玉清蘭馥夙蘊柔嘉貞源發
女慧本靈娥是為世瑞其瑞孔多作嬪於周率先
雍穆忘彼煜煜務茲粥粥婦順明章動罔不穀克
相鴻儒秦樓鄭谷有雛者鳥鳴曰歸昌哺於阿閣
集於巖廊彩包星日韻叶宮商瑯玕為食清露為
漿是名瑞羽見則平康旣彼雄鳩不自忖量飽騰

長呼謂鳳無息啄以大嘴奇毛罔恤雛鳳不來母

也歎息乃驟白雲直捫天庭將問執法左右微垣

何寃五德縱此不仁誓請帝旨永戢鴟音方駕雲

軒條風發發吹我九苞蚤還丹穴下視幽宮已為

陳迹有雛者鳥攀號惻惻沾灑巖根未啼先血何

以慰之靈車示格又何慰之彰以髹漆又何慰之

休徵有赫芄芄珠樹厥根鈎連檀欒比立葉葉相

鮮上棲沍霧下繞靈泉斌頌者石崕岫而三支撐

瑞木歌
樹底超越林端宛符地域現此層巒低昂繡錯又
纏綿之黝黝囫圇孰剗劃之慶流奕葉是非偶而
天子佳城殆其象而大孝備矣命亦我將人以為
異我以為常是謂瑞木實釀千祥其瑞未艾如此
頌章

瑞木歌

無錫 黃傳祖 心甫

徐公相地今僅見瑣石籠蔥氣堪戀杖頭購得不
輕言世講情慙敢持薦世講者誰司農公宅地未
定心忡忡龜筮協吉輻車至執紼襄事方興工山
體純石土數尺燁如丹砂色烏奕司農喜甚寔需
時周視摩挲疑莫釋太母柩底微作黝似埃非埃
拂仍有異紋入木約三分奇石鼎撐木蚘蟻濃淡
相參傲画師旁觀大叫稱絕奇偃肩側脇互壓疊

或加洗拭尤紛披其枝皆從右向左層次縱橫何
瑣瑣石中山影古記之木理成圖創聞我或者木
未析之先簸弄靈奇造化權既斲而厝逾兩載禎
祥應不全由天拜手司農真孝子至孝所蒸木如
此雉臯有木初析時大士慈容坐儼爾鸚鵡前飛
童合掌眉目一一雙木上一施郡城一留縣予到
雉臯親覩像佛露奇緣無別因止將倫理掖斯人
合門貞順感匪淺鬼神在握諸祥臻析前析後各
木質為佛為母二而一瑞木先後著江南紀載貴
棟尤貴悉

瑞木賦

諸城 李澄中 渭清

中落拓士僻居瀕海以故世無知者獨見

知於司農周先生衆中召見呼而不名鄉

里稱榮中乃滋懼蓋知人固不易受知於

大賢君子亦不易也先生出篋中藏相示

因得悉瑞木始末瑞木者何誌孝感也壬

寅夏四月先生葬封翁封母於金陵瑣石

村之陽臨窆之前先生同介弟靖公戀慕

哀號宛轉睇眄見封母柩底異紋隱起有
奇卉虬枝相縈拂其上儼三峰焉豈非先
生純孝所感天故示以竹苞松茂之兆以
勸分蓼莪乎南城徐仲光先生為之記上
元胡元潤為之圖宜興陳其年為之賦余
小子踵其賦賦之

維世胄之羽儀兮代挺英於大梁內履坦而行潔
兮蘊惠秀而含章佩好修以為悅兮儲忠信以為

糧黻文藻之陸離兮珩禮義以鳴鏘排急難以脫
駢兮輒揮金而解裝群景瞻夫山岳兮顧謙謙而
不揚迨王姬之將迓兮嘆穠華之雍肅却紈綺而
不御兮晏椎布而自足靜僮婢而無譁兮聯姑姊
而共睦相夫子以信修兮媿文宣之誇泚美維兩
其必合兮羗餘慶而獲福謀燕詒於鳳羽兮蜚朝
野以揚聲翼苞彩之翹翹兮音金鼓而鏗鉤何鶴
鷗之謠詠兮嫉來儀之不情鷺鷥過而永嘆兮鳳

振吭而難鳴歷九州而高飛兮毛摧頽而愈貞扣
帝闈而告哀兮搖輪轉之心旌悼終天之幽恨兮
涕泗下而交橫懷鬱悒而耿耿兮排閭闔而卜吉
纒霓旌於九霄兮騶承天之瑞霽前豐隆使舉麾
兮鞭赤龍之啾唧督土方之茫昧兮轟鍾山之特
出蟠龍虎於瑣石兮奠百年之佳城指隧道之杳
杳兮慟泉路之冥冥睇素旄之旖旌兮彷彿像於
生平儀夙昔而難即兮氣交結而填膺思綿綿而

替亂兮覓怳怳而屢升轎車儼其星駕兮聲麟麟
而載路瞻靈衣之寂颺兮眇傾想於薤露毀骨立
以頓顙兮情愴惻以孺慕拭淚眸以凝視兮宛天
繪之委屬乍文毅之蒙塵兮旋輕綃之羃霧光瑟
瑟而碾礫兮徑互折而卷連儼華掌之分影兮湧
石隙之青蓮中詰曲而鱗皴兮半斗削而紆盤雲
英英而徐吐兮嵐濛濛而拂濕巖黝深而窈窕兮
闢飛磴以徑入披雜卉之狎獵兮抽枯藤而猶縊

拆紅葩而苞蕾兮挺素莖以鋪荼紛晻靄而蔽虧
兮雜蓂蓂而尊尊花在鑑而流影兮草蒙霧而彌
真輪囷蒼鬱而難狀兮恍地錦之糾結而嶙峋衆
相訝此靈跡兮陟危巔而從矚恣冥搜而遐矚兮
睹三石之嵌曲信瑞彩其合并兮孕玄化之秘錄
伊積行之必報兮諒無德之不酬集慶霑之紛郁
兮毓芝艸之芳柔鸞鶴翔於天路兮振麟紛其來
遊斯固貞符之端倪兮吾又安知夫讖應之所究
自昔遘神光而通顯兮印獲鐵而造家遇仙人以
協吉兮地翔鵠於黃麻皆休徵之不爽兮又何疑
孝子之白華嗟小子之謏劣兮仰龍門之千尺庇
廣廈之萬間兮濫藥籠以自適擷資菜以為荃兮
襲蕪石以為璧欣既睹此瑤圖兮臚余情而靡惜
篤無疆之純嘏兮游靈嘏之昌遐沃神膏之滂沛
兮懿芬芬其何奢繁孫枝于玉樹兮豔偏反於棣
華羗三槐之承蔭兮復九棘之交加孰知瓜瓞之

瑞木紀跋
綿夫世系兮則維此瑞木之萌芽

瑞木紀跋

樂安 李煥章 象先

七聖襄城松留之白赤書端門檜賴之植華因質
附物以人妍今

太母金玉之德結大季琳琅之製鬱長星幽阡之
下靈爽所鳩而山川樹卉之紋種種結撰或亦理
所宜朕今謀篇輩侈俶瑰競新異詫未曾有亦雕
蟲之眇眇者爾寄語櫟社諸植將如功德林七重
寶樹諸妙音王皆勇殊室利之所變現是未可知

讀瑞木紀有詠

臨海陳

璜琪園

汝南賢母自天潢偕老同遊廣漠鄉
修瀆栝捲開世澤七襄機杼報雲章
音含琴瑟知連理氣達圭璋識義方
從此菡林增勝事益公奕葉卜其昌

其二

厯盡冰霜著母儀栢心筠節壺中持
女貞不共春華謝護草還同秋實垂
一葉濃陰傳寶樹千尋文彩發金支
應知風木悲深重天錫圖書啓獎貽

瑞木行

無錫堵廷棻芬木

公輸手運離婁目左堅右完顛尾肅穹兮能覆坦
能承偃息幽靈席芳淑出厝安詳待寔時棘人惻
惻重凝睩側窺木底片泥塵拂雪分明紋縷或初
疑模糊泪眼暗搖花旋訝木節委蛇螺繡簇痛呼
旁眼諦觀真確爾林巒開尺幅坡陀亞亞三石麓
裂氷捲雲苔皴感菊花夾葉蝴蝶松林立層排無
漫贖接構巒頭黃鶴樵峰叅削玉荆洪谷可憐金

碧甍營丘雪渡虛無在思服塵眼夢夢共愕胎玄
靈點染天工夙吾思此事此理非可竒君不見瑣
石之山舉體純巨石獨當穴數尺丹砂燦闢生氣
蒸蒸吹上有三峰列樹幽幽秩秩與木底所繪相
與映發無參差旁眊壽域松崗孰如點蒼玉爛石
理移松風屏偃珊瑚摧厥磨蟠鳳碑凋螭此木此
繪永不渝重曰山則有石木則有枝國人作忠聿
觀孝慈麟趾樛木貞蕤貽蒼者表異夫焉私

瑞木園歌

鉅鹿李世洽君渥

曾聞嘉樹蔭千紀沆瀣漸漬衍連理草木根株本
有心感召山靈惟孝子櫟園周君錫類偏卜葬雙
櫟鍾山前俄驚轎軒有異采撫眊狸首獨斑然嘆
昔孝德不勝表姜魚陶鶴事猶杳未及天然鍾瑞
奇英氣光瑩孕佳地胡生從旁繪古圖遺為億代
紹箕裘髣髴龍紋儼肖似雲煙層疊映高丘櫟園
事業本風雅一卷貽予歌歷下君不見古來青史

留盛名不是精誠結聚誰知者

瑞木頌

毘陵 趙燦遠

猗歟瑞木孝德所召德盛應神憑棺散妙於赫太
君坤儀靜照山州效靈草木含笑哀哀司農臨窆
號咷繆戀裴徊音容思肖偃視樞底隱現嵩少拭
拂塵跡樹石動搖觀送如堵咤咄大叫斲木胎繪
祥奇圖耀伊予小子寶墨追弔太翁宅吉司農治
劬寃風卷雨異蓮層峭三瑞合符天人領要邦家
同光斗躔奏曜雲霞卷舒鸞鶴翔嘯鎖峰藏仁方

壺圓嶠

瑞木行

壽光

安致遠

靜子

我聞樹號文章吐奇格茲事傳說曲江宅又聞蕤
帳成圖紀誌公百尺僊柯寫木龍從茲文心與禪
悅不可思議幻天工拜手清風紀木瑞瑣石村邊
萬人淚手附黃腸等周身土花消盡文如織三石
峻增秀三華榦倚枝拂翠交加銀屑烏文事等閒
煙巒一幅繪斑杉羨煞胡生好筆迹一寸隄廩三
尺帛玲瓏形影與枝柯脫手欲活生光澤天然懸

出雲林圖薤露歌殘聲嘖嘖栢理靈僊影不磨
樂梢雲霧曾作波疑是月輪迴地底倒映桂樹影
娑娑或謂鍾山奇秀釀異紋或謂秦淮清深煥靈蹟
周家佛沒有奇徵自是慈輝與念力君不見無影
樹下優曇花瞥見人間難再得

瑞木紀

臨川黃華暘 暘伯

大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異苟有足異即有足傳非
必陽羨書生吞吐之以為異齊諧志恠之足以為
傳也紫芝朱艸皆能呈祥青鵲白魚皆能表瑞以
此類推何疑瑞木朱太淑人生於天潢稟乎地德
佛號之稱彰乎耳目生也人頌其賢沒也天獻其
瑞草樹煙雲蠹巔森浪之奇生於樞底奇矣叟生
於樞底既斲之餘抑又奇矣自非

坦然先生資始之德吉事有祥司農公純孝格天
休祥襲至而奚有若是胡君元潤按式以寫圖徐
先生仲光身經以作紀又有諸名人獻賦升歌雜
出以彰異噫傳矣雖欲無傳不可得已

續瑞木圖說

錫山堵廷芬 芬木

在昔聖賢罕言祥瑞蓋惟非常之人而後能致非
常之物誠慎之也周司農公太夫人已厝之木忽
發殊采於就窆之日文理縱橫作草木怪石狀如
善繪家所為解索皴至其理之窪隆處可手捫而
得又如孫知微畫水層波疊浪激皴漪旋極盡水
之情狀究竟一筆了無起止之痕噫奇矣所謂非
常之物非耶一時人士競為圖紀詩賦以頌其盛

余小子亦附詩卷末司農公復詔之曰子宜更
有言夫諸君子稱述揚扈備矣復何能言善乎徐公
子能之說斯也極言其所以致此之故與太公太
母同而異異而同之瑞引經據傳旁及梵書汪洋
自恣余驚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也中所謂太夫
人盛德宜有此瑞然不本諸坦然先生閑家之良
軌乎當祔葬鍾山輜車竝載瑞不於大公獨於太
母其義何居請即是說而康續之以復於公曰凡
丈夫之德見諸行事婦道幽貞房闈深閤潛而弗
耀若昔人所謂非誅不顯者太夫人多隱德天將
假是以旌之耳雖然夫人閨門嚴肅言笑不苟甚
且以識字爲戒貞靜如此天即欲旌夫人宜象其
意胡爲傳藻續流丹青若狡獪然疑夫人不樂受
也是又不然夫夫人特不欲其徽音昭揭耳目耳
至其神明豈容遽異余以爲夫人冰心慧業至今
存可也靈性結轡旣感土木之生氣又經風日之

菁萃且值公賜環襄事卜北佳城永固千秋交發
協應致為此瑞理有固然毋足怪者在易坤六三
之象太夫人與公實有之其繫辭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志光大也又申之曰妻道也臣
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蓋夫人含章久矣不發於
其身而發於身所藏之木與厥子從王光大之時
候至幾應譬諸土膏其動勾萌畢達即貞靜如夫
人欲終祕其靈爽得乎瑞不於太公而於太母猶
之含美代終卒歸光大妻道宜然耳余於是益嘆
公家世德之厚而知瑞之有自來也倘公之讒不
解則夫人不必即就藏即就藏而倚廬之望夜臺
猶惻惻焉縱有斯瑞孰為為之孰令聽之然則公
之履虎而亨從王光大謂非世德不可公家世德
謂非夫人代終之不可夫人能以含美代終世德
故瑞歸夫人公能率循夫人之教代終王事而光
大之故瑞歸公凡為夫人之子若孫能為公所為

則吉祥善事醞為禎符行次第而至士之善圖記
詩賦者且操觚以待其益務所以致之而已司農
公曰是說也不徒信吾母德且足詔我後人子其
書之遂次其說續於徐公後

瑞木詠

雲門王釋恭克謙

筆花入木神僊事染向珽文削不去又云噴墨作
雲煙寫意生成非不律人間幻化亦曾聞無關忠
孝奚足存我讀瑞木三嘆息簫出枕中棋在橘咄
咄至理貫金石此意人天兩不測初從狸首又虎
頭密變神奇天自收玄堂一閉蘭亭藏風水成文
雲氣浮松耶柏耶日森森滿眼青葱畫更新

瑞木六章章八句

涇縣

王雲龍

雲從

醴泉無源芝艸無本其然不然忠孝是藜嘉氣霞
蒸是條是梗鼎石交紋豈曰蜃影

縹筆絳衣磬折北拜赤虹璀璨黃玉是玠告備蒼
天厥禧延大狸首奇斑誠徵匪怪

聽也無聲眎也無形至人精心瓊華非華雲根非
根太母慈恩素車白馬徘徊其下

素狸白虵皓烏矐雀銜土獻花封穴壘擲古昔音

微幽感不忤寃風怒雷一理磅礴

憶昔居廬亂如蟻蝨哀毀遙聞青犢屏匿彼舍氣
血無知有知此貫金石迺簇琪枝

枯者枯矣山臯淚栢苑者苑矣葱蘢窀穸周公拜
前載咏亦烏伯禽拜後景福天冊



